



The Gardener's Year

园丁的一年

〔捷克〕卡雷尔·恰佩克 著

〔捷克〕约瑟夫·恰佩克 绘 金晨 译

The Gardener's Year

园丁的一年

〔捷克〕卡雷尔·恰佩克 著

〔捷克〕约瑟夫·恰佩克 绘 金晨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园丁的一年 / (捷克) 卡雷尔·恰佩克著; (捷克) 约瑟夫·恰佩克绘; 金晨译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411-4583-4

I. ①园… II. ①卡…②约…③金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捷克—现代 IV. ①I524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8388号

YUANDING DE YINIAN

园丁的一年

[捷克] 卡雷尔·恰佩克 著

[捷克] 约瑟夫·恰佩克 绘

金晨 译

策 划 林妮娜
责任编辑 王筠竹
特邀编辑 岳卫华 赵丽苗
装帧设计 朱 琳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30mm×185mm 1/32
印 张 5.75 字 数 120千
版 次 2017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583-4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录 | contents



一座简单的小花园 1
成为一个园丁 4

1 月

园丁在一月 9
聊聊种子的故事 15

2 月

园丁在二月 21
大地上的艺术家 28

3 月

园丁在三月 37
那些幼苗 45

4 月

园丁在四月 51
节日庆典 60

5 月

园丁在五月 65
一场及时雨 75

6 月

园丁在六月	81
种菜园丁	90

7 月

园丁在七月	95
另类植物学	102

8 月

园丁在八月	109
仙人掌信徒	119

9 月

园丁在九月	125
大地母亲	132

10 月

园丁在十月	137
秋 韵	145

11 月

园丁在十一月	151
不是冬眠	158

12 月

园丁在十二月	163
园丁的生活	173



一座简单的小花园



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布置一座花园，而最好的一种，是请个园丁来帮你打理。园丁会种上各种植物的根株——枫树、山楂树，矮树枝还有灌木枝；然后他们挖土、翻土、平土，用碎石铺出小路，再在周围插上一些枯枝，并说这些是常绿植物。接下来，他会开始撒些草皮种子，英国黑麦草、虎尾草、狗尾巴草和香蒲草之类的，又会告诉你：要精心对待草坪，要记得浇水，等到冒芽的时候，别忘了再铺上沙砾小路。然后园丁拍拍手走了。好吧！现在只剩下一座“青一块紫一块”的破园子了。

大家可能会想，不就是给花园浇浇水吗？那有什么难的？！手里拿根水管子，往那一站不就得了。可你们哪里知道，

这水管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既调皮又狡猾，上蹿下跳，一点儿都不老实。这不，刚一会儿工夫，整个花园就被它折腾得活像个烂泥塘。然后它又转头对付浇水的人，缠住你的胳膊；而当你用脚控制住它时，这条“眼镜蛇”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身，缠住你的腰和脖子。最糟糕的是，当你在和这条力量惊人的“眼镜蛇”搏斗时，它突然昂起头，把一腔“怒水”全都发泄到你家新换的窗帘上；而当你狠狠抓住它，它开始痛苦地狂叫，并喷出细水柱——不仅从“嘴”，“皮肤”也开始渗水了，弄得到处都是。最后，至少得三个人才能重新安装这水管，只不过“战争”结束后，三个人都像洗了个“泥水澡”；再看园子，一半成了泳池，一半早成了沙漠。

如果天天这样，那么十四天之后，该是草皮的地方就全是杂草了。为什么那些名贵的草籽长成了丑陋的杂草？我也不清楚这“自然之谜”。算了，干脆胡乱撒上些杂草种子得了，没准还能收获更完美的草坪。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，杂草遍布园子，并已深深扎入土壤之中，要想“斩草除根”的话，可能土都得挖出来。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好人不长寿，祸害遗千年”啊！

这还没完，原本好端端的碎石小路莫名其妙地变成泥土路了。不过，你对这一切早已心中有数。

无论怎样，杂草一定要连根拔掉。你得蹲在地上拔呀扯呀拽呀，因为脚下光秃秃的黄土地正是未来完美的草坪，而看似绿霉又轻似羽毛的星星点点，就是令人喜悦的草皮了。然后，你心满意足地踮着脚走着，驱赶着麻雀；你凝视着草坪，却没意识到醋栗已经长出了小叶子。事实上，春天早就来了。

这时，你看待万物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：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；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；而安静的夜晚，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。

某天清晨，当你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发现你的花园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，满眼望去是一片诱人的春色：晶莹的露水在嫩绿的叶子上闪动；玫瑰花的花株上长出棕红色的花蕾；高大的树木披满浓绿的叶子，像一柄撑开的绿伞，遮住刺眼的阳光，把整个花园掩映在一片可人的阴凉之下。这时，你已不再记得当初那个光秃秃的破园子，那轻似绿毛的草皮，那瘦弱的嫩芽，那恼人的泥土路，如今，你眼里就只有这个美丽的花园。

不过，在这之前，你还得继续浇水、拔草，拣出土里的小石头。

成为一个园丁



做一个合格的园丁，不仅要熟知种子、发芽、球茎、嫁接、剪枝等概念，还要有丰富的经验，并对环境和自然条件了如指掌。小的时候，我很不喜欢爸爸的花园，甚至还有点儿敌视，因为爸爸不允许我踩到苗床，也不许我摘那些青果子。我琢磨这大概和当初亚当在伊甸园里的遭遇差不多：不能跨越雷池半步，不能摘智慧树上的青果。只不过亚当——我也是——还是摘了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。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知道智慧树的果实始终没成熟过。

在少男少女眼中，花可以别在上衣扣眼里或是送给意中人。可是，他们却从不在意，这朵花的背后是严冬的考验，是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移植、分枝、剪枝和除去枯叶、蚜虫、

霉斑等一系列过程。他们从不想着如何收拾园子，就想着相互追逐、打闹、偷吃青果和破坏园子。也许必须要等他们到了一定岁数，才能成为一个业余的园丁，再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吧。

我们总是想把花园交给专业园丁打理，而自己坐享其成，赏赏花遛遛鸟。如果某一天你亲手种下一株小花（比如我栽了一畦韭菜），手上不小心划了一道口子，然后又沾到沙石引起感染，你肯定会恼羞成怒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

但也说不定有一天，你会被邻居触动。看到人家的剪秋萝开得正好，你不甘心地大叫：“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我园子里的花却长成这样？”就这样开始了，无论多少次的失败，都没能阻挡你的热情；隐藏心底的收藏欲也随之迸发，非要把 A 到 Z 的植物全都种上，从无瓣蔷薇属（*Acaena*）到蟹爪兰（*Zygocactus*）；这还没完，你突然对某种植物倾心，变成了典型的玫瑰迷、大丽花迷或其他植物迷。每一位园丁都能用一种“艺术的眼光”来布置他的园子，乐于不停地改造、安排和装饰，在美的道路上一直不满足地向前进。其实，真正的园丁并不是过着一种“闲云野鹤”的生活，而是将心思全部投入这场追求美的“战役”之中。

那如何才能辨认出一个真正的园丁呢？真正的园丁一定

会说：“你一定要到我家来一趟，看看我的花园。”碍于情面，又为了友谊，你按时赴约，却只能在一大堆常绿植物中瞧见他的屁股。“我马上就来，”他扭头对你说道，“等我一下，还差株玫瑰。”“没关系，先忙吧，我还怕打扰到你呢！”你笑着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用满是泥土的手将你迎进来：“来来来！看看我的园子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，别看它小，但是——等一下，”他弯下腰，拔掉几根杂草，接着说，“来来来，看看这里的康乃馨……唉呀，我忘了要松土了。”他一边嘴里嘟囔着，一边又开始翻地。又过去了十五分钟，他才直起身子，说道：“哦，对了，你一定要看一下我的风铃草，这株风铃草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呀！……等一下，我得先绑好这株飞燕草！”等绑好飞燕草，他又猛然想起：“对了，来看看我的向日葵吧！哦，等一下，我得先挪一下这株紫菀，它太占地地方了！”最终，你只能悄悄地离开，留下他自己继续在这绿丛中折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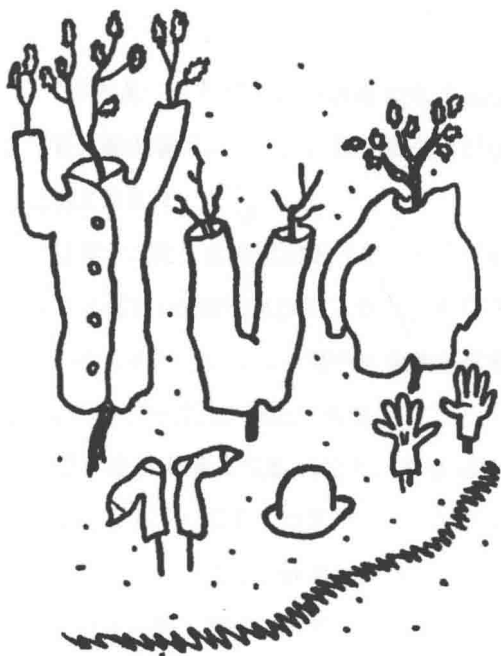
等你们下次见面，他还会说：“你一定要来我的园子看看呀！我新种了一株玫瑰，一定是你没见过的，你一定要来呀！”

好吧，那就去看看这真正的园丁是如何度过他的一年的。

1 月

January

其实我一直想说的就是，
生命的奇迹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。



园丁在一月



“即使在一月，园丁也不能睡大觉。”《园丁手册》上这样写着。毫无疑问，一月里，园丁最关心的就是——与培育息息相关的天气。

没有什么比变化无常的天气更让人头疼的了！老天爷总爱跟人开玩笑：温度从来没有正常过，不是高五度，就是低五度；降水也是，要么比平均降水量多十毫米，要么少二十毫米；不是干得冒火，就是太潮湿。

即便是不太受天气影响的人，都会这样抱怨，更何况是“靠天吃饭”的园丁！如果只下了一丁点儿雪，他会抱怨，这也算下雪呀；如果雪下得太大，他又担心，针叶林和冬青树不会被压坏吧？那不下雪总该没事了吧？还有那该死的霜

冻，弄得他忧心忡忡；终于挨到冰雪消融，可恼人的狂风又来了，它肆虐横行，把花园里的小树和做暖棚用的塑料布刮得到处乱飞，席卷过后一片狼藉；如果太阳急忙忙地在一月就普照大地，那会让园丁提心吊胆，生怕新苗过早发芽；阴雨连绵也不行，娇嫩的阿尔卑斯小花该受不了了；久旱不雨，杜鹃花又会被活活渴死。当然，最好是从月初到月底，每天气温都保持在零下零点九摄氏度，能有一百二十七毫米的降雪（而且得是洁净的、柔和的降雪），光照和煦，伴有强度适中的偏西风……一切看上去才那么完美。可问题是，有没有人关心过，或者来问问园丁如果一直这样好不好。所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！

对于园丁来说，最糟心的就是遇到黑霜了。冷冽寒气深入腹地，日复一日，越钻越深。这时，园丁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在土里冻得如石头般毫无生机的根须，还有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细枝，以及那些孕育了一个秋天，现在却被冻僵的鳞茎。如果有用，我想我会给冬青披上我的外套，把裤子套在刺柏上，脱下衬衫给杜鹃穿上；当然，为了你，珊瑚钟，我会献上我的帽子；而你金鸡菊，只好穿我的袜子了。希望你们心存感激，熬过霜冻好不好？



当然，有时也可以用点儿“小聪明”来“改变”天气。比方说，当我决定穿上自己最暖和的衣服时，屋里的温度就好像一下子升高了；而当约上几个好友去滑雪，上山就开始冰雪消融；又或正好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写冬季运动的文章，里面提到难耐的严寒、人们冻得通红的脸颊、冰场上人挤人或是其他什么类似内容的时候，阴冷也变得不那么难熬了。而当我们读到它时，窗外也许正飘着蒙蒙细雨，气温也回升到了零上八度，毫无疑问很多人就会认为报纸上总是谎话连篇：“去他的报纸！”但实际上，无论是抱怨、诟骂，还是咒语、魔法，都对老天爷起不了哪怕一丁点儿作用。

说起一月里的植物，最常见的就是窗上的冰花了吧。想要让冰花绽放，室内空气就得保持湿润，否则你连模糊的“叶子”都看不到，就更别说窗玻璃上簇簇开放的盛况了。窗户也不能关太严，留点儿缝隙，与外面的空气有流通最好。这也是穷人家更容易看到冰花的原因——有钱人家的窗户总是关得死死的。

从植物学上说，冰花根本不是花，只是叶子罢了。它们有时看着像菊苣、荷兰芹或是芹菜的叶子，有时又跟蓟类植物很像，也可以把它们当成飞廉科、川续断科、爵床科或其